

“西岙行大龙”闹猛的背后

汤丹文

早就听说宁海长街西岙古村正月十八“行大龙”场面火爆，但今年到了现场还是让我震惊。

震惊之一是人数量之多：上万村民和游客在这个夜晚汇集这个偏远古村，私家车在进出村里的2条小道边停放，绵延数公里。二是大龙之巨：青黄二龙，目测龙身直径1米，长度有30多米，数了数有80多名壮汉抬着游走。三是人们之虔诚：抬龙从晚上8点多上梢头才开始，数百村民6点多就站在观龙最佳位置的村礼堂台阶前，寒风中一站就是两个多钟头。当晚，我在这里还看到或许是今年春节宁波最大的烟火表演。民俗、习俗也称之为“信俗”，“西岙行大龙”自然与信仰、传说有关。相关史料记载，西岙的先祖“文伟公”，官至右侍郎中，相当于宰相。1253年农历八月初三，他告老还乡，途经扬子江，风浪大作，于是立香案祝祷。此时，江中出现两条大龙，江面因此风平浪静。这个“文伟公”于是绘出龙形，立规以每年正月十八夜双龙飞舞“以答祖愿”。“西岙行大龙”传承了767年。1929年，因战乱停止，直到2004年才恢复。2012年，这一习俗被列入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本以为阵势如此浩大的活动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在主导，后来了解得知，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安保和交通秩序，以村级组织和民间力量为主推动活动举办——在乡村，还是有德高望重的“主事人”的。在西岙，“行大龙”这一习俗的恢复、传承和光大，背后就有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万珍的功劳。正是这位老人通过查阅宗谱，走访见过抬龙的过来人，收集整理了这一习俗的“来龙去脉”。也是在他的倡议下，15年前，西岙恢复了“行大龙”的活动。当然村里的负责人陈万甫和陈国宝也热心于这一活动，而后者正是陈万珍的儿子。每年拿出钱财来贴补这一活动，于他而言也是寻常之事。

我常在想，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特别是民俗活动的开展，是离不开信仰支撑下民间的自发意愿的。那天晚上，我在观龙现场碰到了宁海从事文化工作许多年的章亚萍老师，她对宁海



▲正月十八“西岙行大龙”场景。（汤丹文 摄）



▲西岙古村的古墓。（汤丹文 摄）

民间过年的民俗活动如数家珍：像正月初二，强蛟镇峡山村有峡口庙庙会及王石岙庙会；正月十三长街山头灯人会；正月十四前童行会等等。至于宁海各地吃糕（又称“吃饅”）、吃团、吃汤圆、吃米筒等习俗更是在春节期间保留了下来。甚至到正月二十夜，宁海的前童还有吃糕活动。当城里人在寻找年味或者在感叹春节要不过的时候，这些大多由民间自发、政府推动的民俗活动，使宁海成了宁波最有年味的区域。在宁海，过一个年大概是不会寂寞的，而这些民俗活动的兴盛，也让外地游客对这个“山水静城”大有好感。

民俗活动离不开百姓参与，从根子上说，它是一个区域人们的集体文化记忆的集中呈现，事关一个群体共有文化和传统的积淀。通过民俗活动，人们共同回

忆，增强凝聚力和认同感。现在的“西岙行大龙”与其说是古老的祭祀仪式，不如说是西岙人温习历史记忆的集体活动。当然，这个集体记忆在当下的重构，是会发生意义上的变化的——这并不奇怪。

事实上也是如此。据说，西岙以前的两条龙，不但要抬去庙里，行进到村里各家各户门前，还要去“踏田畝”。而后者，正是农耕社会人们祈求丰收的心理折射。而现在“踏田畝”这一环节没有了，今年的“行大龙”被赋予了“集福”的吉祥之义。

几天后带父母重游西岙，发现村中真的有集福寺，而且是千年古寺，有千年古柏为证。当然现在是重修一新。而一旁不知其名的古墓道前，文武翁仲、石马、石羊依稀犹在。问雨中路过的村妇，只答了一句“是状元阿爹的墓”。

朱金拔步床

听名字就可以想象这床有多大。拔步床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架子床外，再搭一个木回廊，两边放有起夜的马桶和桌椅等生活器具，一张床犹如现在的一个小套间。在浙东的十里红妆家具中，朱金拔步床是最重要的器物之一。当年，一户人家有没有朱金拔步床，是重要的财富象征。《金瓶梅》第9回中就写道，西门庆给潘金莲买一张描金床用了十六两银子，而买一个叫小玉的丫头和一个叫秋菊的丫头才总共花了十一两。《金

瓶梅》第8回还写道，西门庆的女儿要出嫁，由于促忙促急，趟造不出床来，就把孟玉楼陪来的一张南京描金漆拔步床当女儿陪嫁。当年媒婆给西门庆介绍孟玉楼时，也着重提到了她这张拔步床，价值百两银子。可见拔步床在当时的贵重。

小阿江将一车的零件卸下，开始组装。床这东西和房子一样，一立起来，立马有了精神。装好后，我终于见到了这张床的全貌。这张床气势恢宏，金红一片，比一般的床高大，双道床榻，上道七块朱金花板，下道三块朱金花板，床罩檐满工镂空雕七道朱金花板，床全围屏朱红漆嵌朱金花板，床的朱金花板雕刻的是《西厢记》中的人物故事和暗春宫，床上四根立柱上有四条对联，中间对书：锦帐更深熊入梦，绣纬春暖燕投怀。两边对书：一树杏花红十里，状元归去马如飞。寄托着对婚姻和生活的美好向往。玩古玩的人都知道，朱金拔步床朱金花板雕得好还不稀罕，还要床的屏风和床罩檐出色，这样才算真正的好床。古人日出而作，日暮而歇，一世人生半世在床，因此，只要有条件，他们会想方设法把陪伴自己半世的这张床打造得完美。

小阿江给我介绍了床的出处，说三门过海二十里外，有个叫“老鼠尾巴”的村庄，依山而筑，历史悠久，三门的县衙就曾设在此处。该村有大户人家，有座高高围墙的四合院，在这四合院的东首，破落的东厢房内，一百多年了，这张拔步床一直放在

那里，灰尘垢面，形影相吊。老人说，这是他爷爷的婚床，他爷爷家境富足。十岁那年，爷爷的父亲请来一帮有名的工匠，足足打了十年家具。这张床当年在三门极为有名，老人一直不舍得卖，只是近年来房子破败要倒了，才让小阿江碰上了机会。

可惜的是，这么好的一张朱金拔步床，由于“文革”时“破四旧”，朱金花板上才子佳人的头像都被铲掉了，让人心疼不已。小阿江当时在我处开价很便宜：三万八千元，我踌躇了好长时间，由于当时本地没有能修复的人才，最终我还是放弃了。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，现在想起总让我后悔不已。

我放弃了这张床，但另一个人却拯救了这张床。当时，有个木雕小青年叫章雄辉，长得眉清目秀，手特别巧，悟性高，师承木雕大师葛安飞。当时雕刻赚钱难，生活清苦，想着要转行，正碰上小阿江，动员他来修这张床。小阿江本来也没抱太大希望，只是死马当作活马医，没想到章雄辉最后竟然将那些铲掉的人头像修复如初了。

好消息不胫而走，缙城有张出色的朱金拔步床，传到了上海滩。随后，上海滩古玩大亨张先生携巨金赶来缙城，向小阿江购买了这张床，后一直陈列于他的明清家具精品室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张先生逢人便夸此床，他说，电影明星成龙从东阳购进的一张朱金拔步床，花了三百八十万元。那可那张床与小阿江跑来的这张清中期朱金拔步床相比，还是少了点精湛和气质。

鉴赏与收藏

方向前

姚燮一生与梅结缘，毕生画梅数千，又自号“大梅山民”，取字“梅伯”，并撰有《画梅心语》。我们从姚燮的诗词、绘画，尤其是墨梅作品中，大致能看出他的审美和思想。

《墨梅四景图》，尺寸142cm×36.5cm×4，为姚燮画梅用心之作。姚燮画梅有自己的特点：纯用水墨完成，不设颜色，以淡墨画枝干，浓墨点苔，用笔放纵，梅花穿插有致，笔意简逸粗阔，整幅画一气呵成，颇具恣肆浑厚之气，画出了梅花的铮铮铁骨。

欣赏姚燮的墨梅画，不妨先读他的诗。严格地说，姚燮在文学上的成就就要高于绘画。作为诗人的姚燮，在晚清文坛具有极高的地位。姚燮5岁能作诗，一生写诗万首。姚燮早年诗作多为“抒写性灵”，具有机趣。据说，姚燮30岁前就写了2000余首诗词，《疏影楼词》就收录了318首词作。姚燮早期诗词内容多为题画、写景、咏物、寄赠等，如《风蝶令》：“浅黛初三月，轻烟第四楼。杏花如雨雨帘钩，记得香边，醉醒看梳头……”描写了江南三月绵绵细雨、醉人的美丽景色。

30岁以后，姚燮的诗词作品多关心下层劳动人民，表现爱国主义情怀，这与他的生活境遇以及屡次应试进士不举有关。姚燮洞察到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，作品中把仇视权贵、同情苦难百姓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一思想也影响到他的绘画创作。他在《墨梅四景图》中题诗云：“风霜练就峥嵘骨，到底官梅让野梅。”

自古以来，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，是中国文人画成熟的标志。姚燮在诗词、经史、戏曲、小说、红学、释道乃至地理等方面均有较高造诣，这方面的绘画艺术作了深厚的铺垫。尤其是作为一名诗人，姚燮丰富、细腻的情感，跳跃的想象，对他的绘画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。

清沈宗骞说：“画与诗，皆士人陶写性情之事，故凡可以入诗者，均可以入画。”而宋朝大文豪苏轼读了王维的诗后感慨道：“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；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。”诗与画本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，诗重时间与文字，画在空间与造型，但它们都需要通过情感、想象来营造作品意境。在中国文人画中，诗与画是不可分割的，两者都讲究作品的气韵、意境、格调、风格。诚如古人所言：“画难画之景，以诗凑成；吟难吟之诗，以画补足。”

姚燮的诗词就是一幅真实动人的中国画卷。如他的《柳梢青 邓尉探梅图》：“旧梦模糊，吾山隐鹤，铜井啼乌。水激移船，塔阴问寺，村墅寻沽。好峰面面当湖，接一片，荒林乱瓦。待月明时，有风吹到，闻得香无。”诗中意境犹如一幅优美的山水画，表现了古代文人悠闲惬意的心境。或者，流露出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再看他在《墨梅四景图》其中一屏中的题句：“纵横洒落不可究，中有大气相盘旋。”《墨梅四景图》为画家“梅、石、竹”三友组合，以竹石作陪衬，重在烘托墨梅，展现梅花的奔放与气势。作者把感情寄托在墨梅身上，借物咏志，抒发胸中之气，诗中梅花的神韵与画面融为一体。

姚燮画梅，属于地道的文人大写意绘画。其墨梅注重从传统中吸收营养，并敢于创新，写自家之法。从



姚燮(1805—1864)，宁波镇海人，字梅伯，号复庄，晚清文学家、画家。

《墨梅四景图》的题跋中，我们看到姚燮画梅的师承：“神人藐姑射，绰约冰雪肌。临冰壶道人本。”“玉女撒珍珠，碧天生异彩。二石老师师乔威里。”

冰壶道人即明代画梅名家王冕。王冕师法元王冕画梅的“繁花”传统，笔法苍古，幽韵动人。而姚燮此屏虽说“临王谦本”，实质有所取舍，如姚燮墨梅吸收了王谦梅花花朵的“繁花”特点，密密麻麻，生机勃勃。但在表现手法上，姚燮突破了王氏笔法工整、细腻的特点，用文人大写意水墨，恣肆爽利，激情洋溢，水墨交融。他笔下的梅花多为老梅，枝干粗壮斑驳，有一股老梅不屈的生机，这也暗合了画家的性格。

有意思的是，姚燮的籍贯与元代大画家王冕同为浙江诸暨。王冕以画梅著称，构图清新，勾花独创新法，风格简远孤洁，格调极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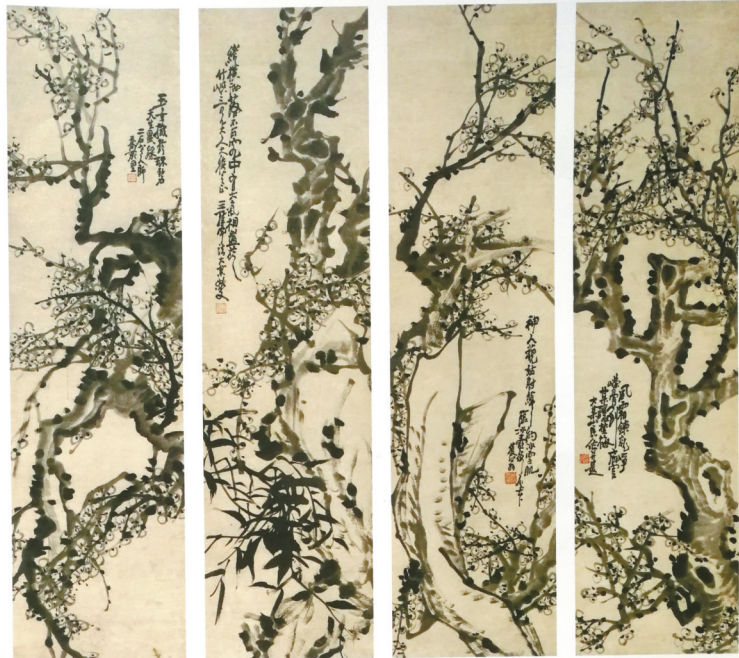
而从姚燮的墨梅作品看，他受王冕影响不大，风格也与王冕有较大距离。姚燮在题跋中提到的另一名画家乔威里，亦为元代画家，当时与王渊、曹知白齐名。可见，姚燮画梅多取法元明诸家。元明时期，文人画已占据画坛主流，画家多表现自身的生活环境、情趣和理想，作品讲究笔墨韵味，注重书法入画，提倡诗书画三结合。从这点看，姚燮的绘画审美观与元明画家是一致的。不过姚燮的画风有自己的特点：浑厚、恣肆、苍古。这与元明时期清润淡雅、简逸洒脱的风格，清幽之致、素净为贵的韵味，有着明显的区别。

画梅几乎成了姚燮绘画的代名词，其实际画梅外，其山水、仕女、花卉、佛像等无所不能。如他在二十多岁所作的仕女画《梧桐秋思图》，气息高古，线条流畅，设色淡雅，绘画格调不在其梅花画作之下。

姚燮的大写意画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过近代海派中坚赵之谦、蒲华、吴昌硕等人，任熊、陈允升等名家更是追随姚燮多年。姚燮一生命运多舛，兼逢乱世，仕途不济，以卖画鬻文为生。尽管从画史上看，他的作品乱头粗服，大刀阔斧，也无色彩，不太迎合市场，但凭其地位和人脉，姚燮的绘画也有一定市场。据记载，他以卖画所得，筑藏书楼“大梅山馆”，自己亦称“画本流落半天下”。他的画在浙江、上海、苏南一带比较常见，但价格并不高。

风霜练就峥嵘骨

诗画融会的姚燮墨梅图



姚燮《墨梅四景图》

（方向前 供图）



朱金拔步床

（应敏明 供图）